

文章编号:1005-0523(2013)06-0117-04

莎乐美唯美主义形象道德特征的消解

秦 黎

(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是唯美主义人物形象的代表,但莎乐美在独幕剧的前期却表现出明显的道德特征。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对莎乐美在剧中表现出的种种疑点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莎乐美的道德特征的实质:并不是自身具备社会性美德,而是神经症的具体症状表现,从而逐步消解莎乐美道德特征,重申其唯美主义形象的代表地位。

关键词:王尔德;莎乐美;精神分析;神经症;道德特征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王尔德将唯美主义的艺术推向了巅峰,他的独幕悲剧《莎乐美》中莎乐美的人物形象更是体现了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莎乐美》的原型来自圣经中寥寥百字的故事:王后希罗底因施洗约翰咒骂自己,便命女儿以美色诱惑希律王,在希律王许下承诺后为他跳舞,然后要求取得施洗约翰的人头。王尔德将对母亲惟命是从的“希罗底的女儿”塑造成一个独立行动的主体——她主动为希律王献舞,索要施洗约翰头颅,并送上致命一吻。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并不符合一般意义上以“善”为基础的美学标准,她在浓墨重彩和曼妙舞姿的烘托下,显得冷艳而残忍,亲吻头颅的动作更是令人感到变态及生畏。这正符合王尔德在《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序言中说的:一切艺术都与道德无关,他的艺术主张即是道德不应成为文学作品的目的,不应在作品中宣扬道德信条。然而莎乐美自己却认为她原本是具有“道德”的:“我是个处女,可你却用言辞玷污我。我冰清玉洁,可你却让我的血液都燃烧起了欲望。”^{[1]66}。“莎乐美显然是王尔德所塑造的体现其艺术主张的唯美形象,但是她与以往的唯美艺术形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王尔德无法消除莎乐美身上的道德特征。”^{[2]165}她眼中的月亮冰清玉洁,是个处女。她对充满乱伦情欲的继父希律王,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和排斥。这个时候的莎乐美身上显示出道德的烙印,更像一个道德形象,似乎与王尔德要塑造出唯美主义形象的初衷背道而驰。

但是在这个“前唯美化”时期莎乐美身上依然存在一些“道德”所无法解释的疑点。值得注意的是,与整日苦吟不休的哈姆雷特不同,莎乐美在整个独幕剧中一次也没有缅怀过自己的父亲——这是不合常理的;另外,莎乐美虽然憧憬月神的清白,厌恶垂涎她美色的叔父,却并不排斥使用色相。为了能见到约翰,她诱惑起年轻的叙利亚军官来也是驾轻就熟。这些疑点用道德无法解释,但是却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说不谋而合。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莎乐美处在道德因素还未消解的阶段时所表现出的一些疑点是神经症症状的表现。而她所遵循的道德则是“人的一种实践性的功利活动。”^{[3]145}

1 解离型神经症对莎乐美道德向往的消解

莎乐美没有爱上年轻的叙利亚军官奈拉博斯,也没有回应希律乱伦的情欲,却单单对圣洁的约翰表现出崇敬与向往,施洗约翰在剧中是神圣的道德化身,这表现出莎乐美对道德的追求和渴望。但是莎乐美对

收稿日期:2013-07-16

基金项目:华东交通大学科研课题(09121042)

作者简介:秦黎(1981—),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约翰的爱却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她钟情于约翰的眼睛、身体、头发的形式美,并用美好的词汇来形容和赞美,彰显其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意味;但她一旦遭拒便立即表现出对这个爱恋对象的厌恶,形成令人惊心动魄的强烈对比:“洁白无瑕”的身体——“惨白的裹尸布”^{[1]22}、“黑色葡萄”和“黎巴嫩的杉树”一般的黑发——“荆冠”和“缠绕在你颈项上的一团毒蛇”^{[1]24}。在莎乐美对约翰充满爱欲的赞美后紧跟着充满死亡气息的可怕意象,将约翰的形象和莎乐美心目中对死亡的记忆结合起来。在莎乐美看来,约翰的眼睛最让人害怕,是“两个黑洞”、“黑暗洞穴”、“黑色埃及洞窟”、“黑色湖水”^{[1]20}。所有这些意象都指向黑暗的水牢,莎乐美的父亲和约翰遭关押的地方。

值得注意但又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另一个矛盾点是,莎乐美在全剧中一次也没有提及过自己的父亲。莎乐美的父亲被兄弟希律篡位谋杀,而且被关押在距宫殿近在咫尺的水牢中长达十二年,宫廷中人尽皆知,时时谈及,所以莎乐美对父亲的死必然知情。但莎乐美第一次走向水牢时却丝毫没有产生回避的念头,更没有想到或提及自己的父亲,似乎对父亲的死一无所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矛盾的表现其实是莎乐美解离型神经症的体现。“解离”,意指一个人的意识、记忆、情感、智能,甚至运动行为等的正常整合功能发生突然而暂时性的改变,以致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丧失的情形。从莎乐美的情形来看,她没有完全失忆,只是主动选择遗忘了会给她带来痛苦的经验,即对父亲的记忆。莎乐美在解离状态中,通过“压抑”作用,将生命中无法承受的伤痛驱赶到潜意识的领域,而无法为意识唤起。莎乐美说水牢“像个坟墓”^{[1]16}时约翰未死,“坟墓”这一说法除了暗示约翰即将到来的结局,也说明莎乐美潜意识里知道这水牢就是她父亲被杀的地方。她在形容约翰时提到“惨白的裹尸布”和“缠绕在你颈项上的一团毒蛇”,这两个意象更是对父亲死亡场景的充满临场感的真实描述——“惨白的裹尸布”裹着父亲的尸体,而被绞死的父亲脖子上还纠缠着形似“毒蛇”的绳索。所以可以大胆推测,作为女儿的莎乐美不但对父亲的死完全知情,更可能目睹了这场对父亲的谋杀。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恐惧和过度的悲痛,莎乐美便通过心因性的记忆丧失,有选择性地将对父亲的记忆解离出意识层面。解离症状对莎乐美形成保护作用,使她免于因回忆父亲的死亡而感到恐惧和伤痛。

然而,莎乐美所解离出意识的精神内涵除了父亲之死这一外在事件以外,还有她自己内在的心理冲突。莎乐美之所以会爱上约翰,并非被约翰的道德地位所吸引,而是因为约翰此时成为了她缺位的父亲的替代物。超我(人格中道德至上的部分)“实际上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残余物,它代表着具体化的父亲形象”。^{[4]285}莎乐美自然地将对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和代表道德(超我)的约翰联系起来,莎乐美对约翰带有死亡意象的描述证实了这一点,并将对父亲的依恋转移到约翰身上。在遭到约翰拒绝以后,莎乐美更是设法取得约翰的头颅,使约翰与她的父亲完成最后一个意象的重叠,即死亡意象的重叠。所以,莎乐美对施洗约翰的爱,除了对其形式美的追求以外,更是对其缺位的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转移,而并非是对其道光环的崇拜。

2 转化型神经症对莎乐美道德形象的消解

另外,莎乐美本身的形象具有道德的意味。“月亮是王尔德在剧中使用的贯穿全剧的意象。月亮作为女性的象征,进一步揭示了莎乐美的纯静与美丽。”^{[2]167}莎乐美将自己比作月亮,认为月亮冰清玉洁。莎乐美的追求者,年轻的叙利亚军官奈拉波斯也赞叹莎乐美,将莎乐美比作月亮、白玫瑰、“迷路的鸽子”与“绽放在风中的水仙花”^{[1]11}。所有这些意象都纯洁而美丽,使莎乐美的形象符合以善与道德为基础的美的标准。在年轻的叙利亚军官眼里,“迷路”,“绽放在风中”说的是莎乐美行走时摇曳生姿风情万种;但是与皎洁月色如影随形的却是如鬼如魅的阴影:希罗底的侍从对着月亮指桑骂槐,“像一个从坟墓里爬起来的女人”,“像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移动得那么缓慢。”^{[1]14}在他眼里,莎乐美如同刚复生的僵尸,行动迟缓,走路不稳,动作极不协调。这一侧面描述使莎乐美纯美的道德形象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莎乐美这种走路不稳的状态是一种转化型神经症的症状。这种神经症的症状通常表现以运动系统或感觉系统的机能性障碍为主,但却找不到明显可见的器质性原因(即神

经系统方面的病变)。莎乐美虽然走动起来如水仙花般在风中抖动,但是却不会跌倒而使自己受伤,更不用说她稍后还为希律献上了美艳绝伦的舞蹈。所以莎乐美在这一刻走路不稳并非运动系统有问题,也不是神经系统的病变,而是转化型神经症的体现。

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肇因于过去的心理创伤事件及伴随的情感郁积。积压的情绪不得发泄,终于“转化”成肉体方面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通常是该创伤经历的象征性表现。从奈拉博斯所形容的莎乐美走路如同“翩翩起舞”可以看出,莎乐美神经症的肉体症状象征的就是跳舞。希律几次三番要求莎乐美献上充满诱惑的舞蹈,而母亲希罗底却严令禁止莎乐美为希律跳舞。莎乐美遭希律步步紧逼,又被母亲防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于是她将这些情绪连同创伤经验驱赶出意识层面,也就是压抑到潜意识里。表面看来,当希律再次用充满欲望的眼神挑逗莎乐美时,莎乐美的内心无法处理这些压力,便转化为身体的症状。然而莎乐美是敢于向希律说“不”的。从“我没有心情跳舞”到“我不跳”^{[1]45},她公开反抗希律。这反抗的行为完全可以作为突破口,纾解希律的性骚扰所带来的压力,从而避免将该压力压抑到潜意识中。所以在莎乐美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更强烈,更难以窥见的内心冲突。

莎乐美对施洗约翰的爱产生得相当突兀,她几乎是在还没有见到约翰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将对父亲的爱转移到他身上。可以推测,在之前莎乐美已经把俄狄浦斯情节转移到了另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对于莎乐美而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对象。这个对象最有可能就是莎乐美杀父夺母的仇人希律王。希律站在莎乐美缺位的父亲地位上,并对莎乐美的俄狄浦斯情结不断鼓励和强化,使莎乐美对继父产生了无法言说的恋情。“神经症症状就是心理能量的一种替代载体。”^{[5]5}从莎乐美形似跳舞的神经症症状可以看出,她对跳舞(即对继父情欲的回应)的欲望实际上已经强烈到了无法遏止的地步。她不是不想跳,而是不能跳。所以,莎乐美的神经症的症结所在其实是自身对继父的俄狄浦斯情结。由此看来,月亮的双重意象暗示莎乐美是一个转化型神经症的患者,她所表现出的洁身自好的道德意味并非本人的特征,而是为了将内在冲动压抑到潜意识中所做出的被迫选择。

另外,如弗洛伊德所说,“假如神经症是有利益的,自我当然很乐于和它相安无事”。^{[6]213}走路不稳除了可以作为潜意识中巨大压力的突破口缓解内心冲突,还可以为莎乐美带来其它“附带收获”。因为假装无法呼吸,莎乐美便顺利从宴会中脱身以躲开希律的挑逗。同时,走路摇曳生姿还可成功的引起仰慕者的注意,使他对自己怜惜而同情。比如,年轻的叙利亚军官奈拉博斯,就在莎乐美可人儿的模样诱惑下,被莎乐美利用并无情的抛弃。莎乐美对他的自杀不屑一顾,还将他的血踩在脚下,跳起欲望之舞。所以,莎乐美并非是一个道德形象,而是一个具有无可指摘的形式美的形象,她通过形式美得到的“附带收获”也将她的道德特征进一步消解。

3 总结

综上,莎乐美对施洗约翰的追求和她本身的道德形象是她解离型神经症和转化型神经症的具体表现。莎乐美一方面依靠解离型神经症将父亲之死带来的恐惧和痛苦从意识中解离,另一方面又通过转化型神经症转化并排遣其内心的压抑与苦闷。两种神经症的症结都指向莎乐美的俄狄浦斯情结。因为怀着对生父的愧疚,又无法摆脱母亲的精神去势(阻止跳舞),莎乐美只能将这种情欲压抑下来。但是这种情欲的力量如此之强,使莎乐美同时患上了转化型神经症和解离型神经症。转化型神经症在象征“跳舞”的同时,却又作为外在防御,将跳舞这一莎乐美表达欲望的方式封禁起来;而解离型神经症则釜底抽薪般将俄狄浦斯情结——莎乐美内在的欲望基础(即父亲)完全剥离了。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禁欲主义占有上风,结果是被压抑的性冲动在症状中寻找出路”。^{[7]256}在王尔德来看,道德不是莎乐美的特征。道德作为一股禁欲的外在力量将莎乐美困住,使莎乐美生病。莎乐美作为一个欲望主体,此时还没有找到突破口冲破道德的桎梏,在情感安慰和感官刺激上达成她极致的追求。王尔德“竭力反对用道德标准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反对把道德教育的责任强加给艺术家”。^{[8]87}所以,莎乐美从来都不是一个具有道德特征的形象,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症患者。从她身上揭示出的“灵与肉的尖锐

冲突,正是王尔德要灵化肉感的哲学主张”。^{[8]88}

参考文献:

- [1] 奥斯卡·王尔德. 莎乐美[M]. 吴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2] 刘茂生,方红.《莎乐美》:从唯美主义到现实主义[J]. 外国文学研究,2007,29(6):164-170.
- [3]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M]. 7卷.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145.
- [4] 於鲸. 在完美的表象之下——从《莎乐美》人物关系与戏剧冲突透视王尔德创作心理[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3(3):284-288.
- [5] 白新欢. 试论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哲学意蕴[J]. 兰州学刊,2008(6):4-7.
- [6]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 杨韶刚,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213.
- [7]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M]. 4卷. 杨韶刚,高申春,译.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256.
- [8] 吴其尧. 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88.

Counteraction of the Ethical Features in the Aestheticism Symbol Salome

Qin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Oscar Wilde's Salome is a symbolic character of Aestheticism, but Salome shows distinct ethical featur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one-act tragedy. The psychical analysis on Salome's inexplicable actions can prove the truth that Salome acts ethically not because of her social morals, but as a symptom of neuroses. By removing the ethical features, Salome's symbolic status in Aestheticism is firmly restated.

Key words: Wilde; Salome; psychical analysis; neuroses; ethical features